論語徵集覽 一

幽軒塾長遠藤軍平印

服部文庫
イ17
249
1

論語古註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

イ17 2449 1

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爲長吏爲司職吏見孟子萬章下篇

論語新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

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

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古義序

昔者夫子生乎衰周之季躬天縱之資立生民之極祖述前聖討論墳典其道之大德之盛亘今古而莫之比也其遺言微旨之託于後者門人弟子謹而編錄名曰論語固經中之一王百家之權衡也聖而前乎此者不經其品章則萬世無以識其爲聖賢而後乎此者不就其折衷則萬世無以辨其言行事實之爲孰得孰失也言其大也則猶天地之囿萬象而品彙莫不囿羅乎其中言其近也則猶布帛菽粟之切于民用而一日不資則不能以爲人斯道之蘊奧學

問之階級固具於其中而不待復求之於其外矣自
漢而後疏解註述之繁非不精且詳也然徒視以
爲平實法語而非鉤玄探賾之至論應酬常談而非
統宗會極之要言則雖不能不沿解以泝經亦不可
以不原經以審註焉大抵聖人之道務實故其教人
每就日用行事之實示之是非得失而未嘗使之求
心于一念未萌之先也今且舉其大者二十篇中錄
細畢舉而其要莫仁爲大也後之所謂仁者以寂然
不動解覺解參之理爲仁之體以惻隱之發乎心者爲
仁之用而以其著乎行事澤物利人實迹之可見者

爲仁之施於是仁分爲三截而其用功全在乎屛欲
闢邪湛乎瑩乎以復靈覺不昧之初則澤物利人之
功乃其發見而仁之粗者也而質諸先聖之言則所
謂仁也者唯一而已矣而主實故其利澤恩愛之及
物者雖有生熟大小之差皆可以謂之仁而安則爲
仁者利則爲智者假則爲霸者依則爲人違則非人
也所以其用工之方義以配之禮以節之智以明之
或忠或敬或恕能敦其積而後可以爲仁矣而語其
本則孝弟之心乃所謂知能之良而至於仁之基也
若夫至於不動之初未萌之際則聖人固無其說矣

竄一本作竄

推之百行莫不皆然昔吾先人夙志聖學衽席經典服膺遺訓唯信夫子之爲曠古一人之聖此書之爲曠古無上之經晝誦宵繹參究訓傳恍然自得始覺後世之學與古人異齒未強仕已卅此解杜門卻掃日授生徒不復知世有聲利榮華之可羨改竄補緝向五十霜稿凡五易白首紛如冀傳聖訓于後昆託微志于汗青瑣義末說時有出入則蓋亦不暇排矣胤也不肖夙受其分數奉以周旋不敢失隊徒知讀父書而欲傳之同志爰命鋟梓以垂不朽云京兆伊藤長胤謹敘

論語古義總論

宋邢氏昺曰按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語者出自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註之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

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
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焉魏吏部尚
書何晏集諸儒之說並下已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
盛行于世

維禎按鄭氏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程子曰
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愚以謂此特謂撰夫子之語而已至諸子之語
未必盡然蓋論語一書記者非一手成者非一時何
者除有子曾子外閔子冉子亦以子稱而諸子之語
曾子最居多子貢子夏次之學而一篇三載有子之
語而子張篇多記子張之言則知夫子之語皆成於
游夏等所撰而諸子之語則各出于其門人之所記
然要之編論語者亦游夏之儔而已曾南豐曰記二
典者皐夔之徒卽此意而自宋興以來說論語者蓋
數百家然而多出其意見淆以佛老之說則不可據
以爲信唯漢儒之說猶爲近古蓋不失傳受之意故
此書出入註疏者爲多而於諸家之說獨取其所長
幷加裁定其意味血脈則竊附臆見云

又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
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

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爲二十篇云何以言
之蓋觀鄕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
則知前十篇旣自爲成書且詳其書若曾點言志子
路問正名季氏伐顓臾諸章一段甚長及六言六蔽
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
篇所無者其議論體製亦自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
篇乃補前所遺者也

綱領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
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
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
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
矣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
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
以此敎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

生氣質

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維楨按論語一書萬世道學之規矩準則也其言至正至當徹上徹下增一字則有餘減一字則不足道至乎此而盡矣學至乎此而極矣猶天地之無窮人在其中而不知其大通萬世而不變準四海而不違於乎大矣哉其語道則以仁爲宗以智爲要以義爲質以禮爲輔其語教人則曰博文約禮則曰文行忠信而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是其標的也雖後有聖者出亦不能易此而宋儒說論語專以仁義爲理而不知爲德之名以忠信爲用而不爲緊要之功甚者至於以論語爲未足而旁求之佗書或假釋老之說以資其言說其不得罪於孔門者殆鮮矣

又曰夫子以前雖教法略備然學問未開道德未明直至夫子然後道德學問初發揮得盡矣使萬世學者知專由仁義而行而種種鬼神卜筮之說皆以義理斷之不與道德相混故謂學問自夫子始斬新開闢可也孟子引宰我子貢有若三子之語曰賢於堯

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蓋諸子
嘗得親炙夫子而知其實度越乎羣聖人而後措詞
如此愚斷以論語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爲此故
也而漢唐以來人皆知六經之爲尊而不知論語之
爲最尊而高出於六經之上或以易範爲祖或以學
庸爲先不知論語一書其明道立教徹上徹下無復
餘蘊非佗經之可比也夫子之道所以終不大明於
天下者職此之由愚賴天之靈得發明千載不傳之
學於語孟二書故敢攄鄙見不少隱諱非臆說也
又曰夫道至正明白易知易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

可須臾離故知之非難守之爲難守之非難樂之爲
難若夫高遠不可及者非道隱僻不可知者非道何
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一人知
之而十人不能知之者非道一人行之而十人不能
行之者非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
之道也苟知此則識吾夫子之德實度越乎羣聖人
而吾夫子之道高超出乎萬世焉中庸曰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蓋贊夫子之德之學之功云然若夫
高遠不可及隱僻不可知之說考之於三王則謬建

指誤當作旨

之於天地則悖推之於人情物理則皆不合可見宇宙之際本無此理而誣道之甚者也夫窮高則必返于卑極遠則必還于近返卑近而後其見始實矣何則知卑近之可恒居而高遠之非其所也所謂卑近者本非卑近卽平常之謂也實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人倫日用之所當然豈有高遠於此者乎彼厭卑近而喜高遠者豈足與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哉學者必知此然後可以讀論語矣

又曰欲學孔孟之道者當知二書之所同又知其所異也則於孔孟之本指自瞭然矣蓋天下所尊者二

曰道曰教道者何仁義是也教者何學問是也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其故何諸曰道者充滿宇宙貫徹古今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至矣然不能使人自能趣于善故聖人爲之明彝倫倡仁義教之詩書禮樂以使人得爲聖爲賢而能開萬世大平皆教之功也故夫子專言教而道自在其中也而至於孟子時聖遠道湮異端蜂起各道其道莫能統一故孟子爲之明揭示仁義兩者而詔諸後世猶晝夜之互行寒暑之相代無偏無倚煥如日星使人無所迷惑七篇之內橫說竪說其言若

隨一本作從

異而無一非仁義之旨而其所謂存養擴充居仁由義之說皆以教而言故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也二書之言如有所異而實相爲用此其所同也此二書之要領學問之標的若於此欠理會卒不能得孔孟之門庭學者審諸

又曰孟子剏倡性善之說爲萬世道學之宗旨而孔子不言之者何哉盖人能從教則隨其所志所勤皆可以至於聖賢而性之美惡不暇論焉故雖無性善之說可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自衆人至於堯舜其間相去奚翅千萬而夫子謂之相近者則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故雖不言性善而性善自在其中矣謂夫子不言性善者非也孟子本以仁義爲其宗旨而其所以發性善之說者盖爲自暴自棄者立其標榜使知所本耳盖道至尊而教次之而其盡道受教者性之德也若使人之性如雞犬之無智焉則雖有善道莫得而入雖有善教莫得而從也惟其善故能盡道受教而之善也輕此孟子所以爲自暴自棄者發性善之說而亦莫不以教爲要何者倘專任其性而不學以充之則衆人焉耳愚人焉耳其卒或爲桀紂而止故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視一本作見

毋乃曰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皆言性之不可恃也專
謂孟子倡性善之說爲道學之宗旨者後世學鶩虛
遠視性甚高之所致而非孟子之本旨也

論語衆序附卷終

論語徵集覽序

守山侯好學也昔嘗猶及物先生立
業之日庶幾既切無何先生逝矣則
恨不相見然前此侯乃既聞故平
文荘成物子學聘呂以為客侶厚禮
畢已謹聽其業而無何文荘亦逝矣
然侯之恒懐其業之所庶幾篤好

不渝歷年益脩矣乃謂物先生經義遺書厥已所成無先乎二辨論語徵焉於是取論徵專乃攻脩有年精覈之極遂復比附諸家集而覽焉　侯之琢磨之功蓋自脩也然亦因此遂俾人切磋其業則可謂道學也夫推物先生立業也嘗謂二三子曰詩書

雖缺孔子所折中可知而夫子信而好古所爲其佳話者蓋亦述先王四術而已未嘗別有所作而其粹焉者魯論是已故不律先王之道而作其說者非孔子之遺也奈何諸注家倍經任意大義由此多違而古之道不明然說者猶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戚理猶且至於戾而不通則時亦加釀求售己意君子蓋有所擯焉睛辛辭佯人無由得開肉焉此爲不辨先王孔子之道幾乎荒矣是作徵諸古物先生專獨所發揮也而其所以本文不具及諸注取舍古言徵否率皆略叢其緒不必規規爲盡言者固

且以爲夫既專徵古耳學之陋無與焉夫唯篤學之士名功熟覽諸家博涉古今其素業乃尔而後聚訟之餘蓄積已多乃復取決於此則庶幾知吾説有徵尔是徵之所以片言折之也雖然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而初學後生及此鮮矣其勢雖輯

不得不廣見端不如見本分本分而理班班具前卿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縈然白黑矣達者尚爲愉快而況初學後生率由因此切磋就業則徽之有功於學者　侯之所以廣業非獨篤好物先生所立焉而已是之謂道學也蓋　侯爲茲傳於後世云。高既與社盟文莊逝後乃得見　侯時時復有見問而愈見　侯之篤好不渝歷年益隆矣。今茲集覽之業既成書矣。凡二十一卷　侯乃命侍史爲對反覆校讐而鐫菰焉。復命高俾序其由已。名具　侯之所以矣若夫宏才博覽園圃六藝場圃

古籍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深造
之功所適乃逢其源者其在其人與
其在其人與

寛延庚午春正月

平安服元喬謹序

論語徴題言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
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録而傳之六
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
爲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
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爲醇眞
故學者尊之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
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王之道弗明

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以六經為先王陳迹獨潛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迺敖然自取諸其心以為解者自韓愈而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久儒者何限尚且嘵嘵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為何道也况吾東方乎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妄不自揣欲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有義有所指摘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曰論語徵

物茂卿

論語徵集覽凡例

一徵本不載本文今此章分論語以徵附之予欲並觀諸註而窮其所歸何朱二家及古義說小字兩行以次載之徵之所爲論裁指擿者也徵在後圖中字書者既以徵爲主所以視其意也且逐次覽討而後徵說益可徵矣

一既集視之釋文所襲論說所因各家數出頗覺雷同然今不可以我取舍則不得不仍舊並存矣其同之所同相按歸同而其異者趣操觀焉奚不有益於此考哉

一諸家註例、有折章插入、因承本文、就明其義者、各據所見、既不可一、今此章載不斷、諸註亦已連緝各段、分家而已、古註某曰某曰之類、仍舊雖煩、不可刪去、藤氏古義釋文註論大小上下、分例殊繁、諸若是類一切畫隔之而已、既是連綴、難依例看、或有文若無所承者、讀者乃各配本自有辨焉、亦有圈者姑存從舊

一朱註本有音義、今不收載、即有一二須音義者、其裁已具徵中

一物先生胸中已藏六經百家、故諸引徵、言時亦隨所詮、不必每言搜究、今其篇題不具者、略舉其端、標揭上頭、聊便考索一二而已、後之書頗涉指摘、若可備證者、偶且所見、從而標出、亦未始求全、予已集此以備要覽、因命侍史刋藏焉、既以冀亦爲人

釈文解正文也注家[illegible]者ニ伊藤氏特出義於伊藤氏為説ニ原ヲ也

一諸家註例有折章補入因承本文就明其義者各據所見既不可一今此章載不斷諸註亦已連緝各段分家而已古註某曰某曰之類仍舊雖煩不可刪去藤氏古義釋文註論大小上下分例殊繁諸若是類一切畫隔之而已既是連綴難依例看或有文若無所承者讀者乃各配本自有辨焉本有圈者姑存從舊

一朱註本有音義今不收載即有一二須音義者共裁已具徵中

一物先生胸中已藏六經百家故諸引徵言時亦隨意所記不必每言搜究今其篇題不具者略舉其端標揭上頭聊便考索一二而已後之書頗涉指摘若可備證者偶且所見從而標出亦未始求全予已集此以備要覽因命侍史刋藏焉既以[illegible]冀亦爲人

史記孔子世家贊曰自天子王

論猶也次如語猶言也數人則異其文以通孔門一家之言也論語者

論語徵集覽卷之一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頼寛 輯

徵 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人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為論者廼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大史公謂學者輒述六藝皆折衷於孔子是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簒故謂之論語

乞言合語 禮記文王世子

請事斯語 顏淵篇

程子曰 見集註序說

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爲不失古言。迺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且訓語爲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

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爲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迺遺閔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大氐其族有爲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爲大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邢昺正義。迺始盡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文從而爲之階級。子程

張而氏諸儒爲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爲令
科王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爲
誰某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
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
謬誤可讐義當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
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
其傳於後者尚爾況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
有幷折者可知也祗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
及鄕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

曾點舞雩先進篇
樊遲從遊於舞雩見顏淵篇
邦君之妻季氏

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
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
人之手者審矣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
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
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
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
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
乎曾點之舞雩如眎諸畫樊遲則否廼錄者
之工拙殊也謂論語精選者其說至於邦

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廼有不可解者矣。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倕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爲爾。何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倕處。其益豈小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內聖外王見莊子天下篇

學而第一

好學自稱見公冶長篇

學而不厭見述而篇

徐云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

慍鄭曰怨也純界豫也

新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徵 孔子未免身爲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脩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首勸學。蓋本諸。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古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包氏曰。同門曰朋。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新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古義 學、傚也。覺也。考諸古訓驗之見聞在所傚法而覺悟也。習、溫習也。說、悅同。喜也。言既學矣而時

時温習則智開道明猶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而有不堪其悦者矣蓋道之浩浩唯學得以盡之而非習則亦不能造其極故聖人以學爲貴而習爲要也朋同類也其學足以被乎遠則君子善與人同之志得遂而足以見我德之不孤何樂如之慍怒也君子成德之稱言德備於已則富貴爵祿毀譽得喪一切無所動乎其中故雖人不知而輕慼之毫無所怒學之至也蓋其道愈大則識之者愈少是君子之所以不慍也此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以勸勉人也言適其心則悦遂其願則樂皆人情之所同然而人未知誠悦樂也君子者人之所知慕而人未知誠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得日熟是爲誠悦矣有朋自遠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爲誠樂矣而至於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啻免爲鄉人是爲誠君子矣而朋來之樂不慍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爲功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爲天地立道爲生民建極爲萬世開大平者亦學之功也故論語以學之一字爲一部開首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書之首蓋一部小論語云

易蒙九二曰子克家

徵 子爲男子美稱又爲大夫之稱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爲士五十而爵爲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爲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爲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子必有父人無不有父者不德爲不肖爲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爲大夫亦爲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

樂正四術禮記王制

春誦禮記文王世子

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以與之化德日以進辟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也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宂求也學成而孚於遠

文王之詩詩大雅文王有聲

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慊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迺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慍謂心有所怫鬱也蓋慍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怫鬱乎爲下者之情爲然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

發憤忘食述而篇

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勢
學以爲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爲
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
樂亦可以爲君子也蓋先王之道敬天爲本禮樂
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爲君子之事
矣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
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克
君子之德莫所待而不慍廼舜泰伯足以當之非
凡人所能及者大氐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
者強之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學而不厭已見

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孔子自言以勸人者
與斯章之義正相發也悅則不厭樂則不倦優游
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物信哉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
展轉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
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
其義自明朱氏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
中庸孟子妄求爲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
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
書禮樂辟如化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焉

默而識之述而篇

孟子先覺見萬章篇

論語先覺見憲問篇

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爲宋儒非剪綵之花則畢
婦效顰西施可謂陋矣又如訓覺是其一且豁然
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
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
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
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
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
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之人爲迷迷
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
徵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僞耳豈

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
子亦有所爲而言之且其所謂性廼宋儒氣質善
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
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
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
性卽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
哉又如仁齋以晳古補偏爲學問之功者亦誤讀
中庸而謂道不俟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
邪孔子奚學爲習訓重習亦爲纒繞覺習固有重
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旣叙

[illegible]曰直視人心見性成佛

荀子曰道小大之道小也道人之所以道也假設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補偏 論語曰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陽貨 蔽乃偏補蔽之用字

默而識之述而篇

孟子先覺見萬章篇

論語先覺見憲問篇

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爲宋儒非剪綵之花則黙婦效顰西施可謂陋矣又如訓覺是其一且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之人爲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偽耳豈

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爲而言之且其所謂性延宋儒氣質善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性即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哉又如仁齋以暬古補偏爲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謂道不俟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耶孔子奚學爲習訓重習亦爲纏繞覺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叙

悅字推類共見孟子

皇侃義疏曰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迹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家語辨樂解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莫我知也夫憲問篇

爲時時重習。又以爲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爲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爲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闓之大悅。怫然不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浹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無用之解其謬昉於皇侃。殊不知凡言樂者。皆樂在我者而

不須究求之義。悅樂之分。悅者道尚在彼而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我而我敎人。豈不明白乎。慍訓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慍而窮矣。且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慍爲所遇境有順逆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爲七十子不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延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慍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朱子以講道授徒爲大小大事。以朋來爲順境。以生徒零落

声色之悅耳目
芻豢之悅口　告子上
理義之悅心　告子上
王闓之大悅
怫然不悅　公孫丑上
人皆悅服

不仕無義微子篇

爲人不知爲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鵞湖之爭也
又如以人不知而不慍爲學問之極功是固然然
有所慍者爲其有所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
且聖人之道敬天爲本故君子貴知命若徒以心
不爲利名動言之廼佛老亦能之蓋先王之道安
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優則仕以行其道子路
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子時議
論如此故人不知而不仕其心有所怫鬱士子之
常也樂詩書以忘憂儒者之事也孔子以此自處
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紀云犯陵犯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古】孔子弟子有若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
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本基也基立
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
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新】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
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
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
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
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
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
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
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
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

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古義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亂謂逆理亂常之事也言孝弟之人不待學問自不爲不善也蓋明孝弟爲本然之善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生生不已也孝弟者其至於仁之本歟故爲仁者以孝弟爲本則仁道充大而足以保四海也此章總贊孝弟之爲至德也蓋其爲人也孝弟者其性之最美而近道者也則其心無犯上作亂之事可知矣此則進德作聖之基本而可以至於仁矣仁者道也孝弟者其本也苟自此本而充之則所謂道者生生不已猶有源之水導之而放于四海有根之木培之則可以參天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可知道云者乃指仁也而孝弟其根本也編者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明孝弟乃學問之本根也有旨哉論曰仁者天下之達道而人之所不可不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本則人生之善具此四端苟知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其言相符蓋孟子祖述之也先儒之說以爲仁義者人性所具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若如其說則仁體而爲本孝弟用而爲末於是與有子之言似相枘鑿故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爲人也孝弟又曰本立而道生則其以孝弟爲仁之本可知矣然則孟子以仁義爲固有者何也蓋謂人之性善故以仁義爲其性也此以仁義名性也非直以仁義爲人性也毫釐千里之謬正在于此不容不辨焉

徵 爲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爲先宗廟之禮所以教

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孝弟化行民俗和順
天下自然治而後世不知其意以爲迂濶故有子
語其義也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之事
可以見其效弗差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
語有子引之有本有末莫非道也君子務本有司
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有不周也
本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然而然有非吾之所使
者辟諸草木之生勃勃乎莫之能禦故曰道生我
教孝弟未嘗教忠未嘗教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
而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王之知其要也

周書泰誓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仁義禮智出孟子詳于公孫丑上篇告子上篇又盡心上篇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禮記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鄭註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正義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
漢書董仲舒曰夫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
非心之德何唯仁哉愛之理廼其理氣之說蓋五
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
而不謂性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
漢儒始然漢儒之性廼宋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
說理氣之說自茂叔始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
無孝弟也程子深泥五行其意謂生之初唯有五
氣五氣之理仁義禮智故曰曷嘗有孝弟來仁齋
先生又以本爲本根而言可由孝弟以成仁德也
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

五常之道
又東平王傳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
茂叔始作大極圖說及通書二程受之遂立性理義
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左傳僖二十七年曰詩書義之府也
禮記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

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爲仁孰非仁仁蓋統

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其餘禮之義散見禮記
孟子離婁篇曰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易彖傳曰時之義大矣哉
子張問仁見陽貨篇
顏淵問仁見顏淵篇
苟志於仁矣見里仁篇

其大者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爲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氐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林放問見八佾篇　天下之本見孟子離婁篇　德者本也見大學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爲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與以體爲本以用爲末以理爲本以事爲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古義】巧好令善也鮮少也言好其言語善其顏色致飾於外則是僞焉耳何仁之有孔門之教以仁爲學問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德或以仁命之如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爲主而仁以誠爲本剛毅木訥質乎外而實乎內故曰近巧言令色似乎外而僞乎內故曰鮮其辨誠僞於幾微之間至嚴矣

【徵】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爲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

亂德見衛靈公篇　如簧見詩小雅巧言　書曰見皐陶謨　史記改作見夏本記　雍也仁而不佞見公冶長篇

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爲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爲夫子爲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爲大夫爲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爲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延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

孟子內外辨告子篇

孟子本心見告子篇

巧言令色爲脅肩諂笑之徒見

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延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

大全問朱子說帝之所畏據書皐陶謨

鄭云省有思案己之所行也純云傳不習者言以己所未熟習傳之於人也

言令色爲脅肩諂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皇侃本矣下有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古】馬融曰弟子曾參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古義】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三省如三復三令之類丁寧反復而省其身也凡三字在句首者爲三次之義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讓是也在句尾者爲數目之字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道者三是也孔氏曰忠謂盡中心信實也何氏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此曾子於此三者常常無怠於心又每日三次諫動興起自省其身若此蓋斯三者皆爲人不苟之事曾子以此自省其身則古人所以脩身者專以愛人爲本故其所自省者亦在爲人而非如後世之學以絶外誘屛思慮爲省身之要也可從而知矣論曰古者道德盛而議論平故其修已治人之間專言孝弟忠信而未嘗有高遠微妙之說也聖人既沒道德始衰道德始衰而議論始高及乎其愈衰也則議論愈高而去道德愈益甚矣人唯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其實去道德益遠也佛老之說後儒之學是已蓋天地之道存于人人之道莫切於孝弟忠信故孝弟忠信足以盡人道矣若曾子之言後世學者孰能識其造於至極而無復可加者乎哉觀後篇答孟敬子將死之語與此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楊註曰參三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伊洛淵源錄載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章意若出一轍則知此章蓋出於其晚年而非初年之言也然則曾子一生之學謂此章盡之可矣

先儒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者亦非深知論語者也

徵 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爲是朱子曰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旹邢七此自一時惡其效顰豈可爲據乎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爲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爲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爲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爲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

曾子守約孟子公孫丑篇

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君子依中庸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接人之間孔門之教爲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黝舍豈以槩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曰傳惡穿鑿爲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是解傳如學大氐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爲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

乎。仁齋先生駁之爲當。按皇侃本交下有言。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古】馬融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包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包氏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新】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氏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古義】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事而信者敬愼民事而信以接下也人通臣民而言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本在於所存而非專任政事也」治千乘之國其事固難而其功最大矣然以此爲本則亦無難治者卽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

道宋衛之間未考
信曰率左傳末千陣鄭之閒

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
已不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徵 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
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
導馬融曰謂爲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
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
之導乎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盖
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
使民以時盖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爲先
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槩然可

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
乘大夫爲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侈其辭如千
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
來註家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雲已如以
王畿千里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
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
里而後出百乘安有方百里而爲大夫者乎又以
方百里出千乘爲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
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

鄭云文道藝也

故斤斤求合其數皆不通之論也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
也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也自謂無爲
以余觀之亦病耳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古】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

【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古義】汎廣也衆謂衆人言廣愛衆人無所憎嫉也仁謂仁者言親近有德之人也餘力猶言間暇以用也謂用間暇也文者先王之遺文言孝弟謹信汎愛而親仁則修身之本立矣而其有餘力則亦考遺文以驗其所行之得失也」此言學問當慎其初也孝弟者人倫之本謹信者力行之要汎愛親仁者成德之基餘力學文者亦就有道而正焉之意言在爲弟子時果能如此則學自正德自修而終身之業得矣」論曰凡學須慎其初所入一差必貽終身之害後世學者不知以德行爲主而專以學文爲事故其卒也必爲異端俗儒之流蓋古者以德行爲學問故學問既成而道德自立見聞益廣而躬行益篤矣後世以德行爲德行以學問爲學問故既學矣而又脩德行以副其意故每有文學勝而德行不及之患矣或有未及德行而流至於記誦文詞而止者矣其初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取諸易見文言

徴 謹而信○謹者○愼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
言也○朱子分配言行○益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可謂强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
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之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
文○以求進德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
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
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夫
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
上數者○未免爲鄕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
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

有事弟子服其勞爲政篇

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
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愼其初也○
益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爲
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
也○以爲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
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以此易彼也

古 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新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古義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變易顏色言好善之有誠也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子夏言學者求如是而已苟有如是之人雖或未嘗爲學我必謂之旣學道之人矣○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愚謂子夏得親炙於聖人而篤信深乎焉則固當眞得聖人之意而發其言如此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者能得子夏之意而後可以讀書不然則雖文學可觀而與未學之人同可不察乎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篇

皇侃義疏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

徵 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敎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甚爲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吾有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愼知

自然生焉如致命致稟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氐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爲忠故以致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爲臣委質也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

先進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禮記內則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左傳襄二十六年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晉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文選桓元子薦譙元彥表曰以敦在三之節　禮記表記曰事

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爲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旣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爲忠臣以是爲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爲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愜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爲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

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左傳文十年信曰吾爲

固授之求 不知禮義曰固

無陸本作毋

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爲務本則非矣蓋學以
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
章其義互相發葺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
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古 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新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古 重厚重威威嚴言君子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民不敬夫子多爲當時賢士大夫說故凡稱君子者大類指在位之人而言孔氏曰固蔽也言君子亦當爲學以致其道不然則有蔽固不通之病主者對賓之稱忠信學問之本故學必以忠信爲主朱氏曰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此章一句各是一事皆切要之言也凡論語諸章有直記一時之言者有併錄異日之語者有繼輯

數言以爲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孔門諸子纂輯夫子平生格言。以作一章。自相傳授之也。後之學者。亦當自佩服焉。論曰。主忠信。孔門學問之定法。苟不主忠信。則外似而內實僞。言是而心反非。難與並爲仁者有矣。色取仁行違者有矣。後儒徒知持敬。而不以主忠信爲要。亦獨何哉。

徵　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強乎。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爲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臣。俞咈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明。職此之由焉。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爲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徙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學先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固哉高叟孟子告子篇
主司城貞子孔子世家
答子張主忠信顏淵篇
易忠信見文言
禮記忠信禮之本見禮器

主文譎諫見詩大序

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大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夸。故學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己焉。古之道也。主。如主文譎諫之主。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爲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爲人謀之忠與

不誠無物中庸出入無時孟子告子篇

禮記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爲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爲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古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新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

君子之德小人
之德顏淵篇歸
仁同
皇侃義疏一通
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宜愼
也久遠之事錄
而不忘是追遠
也

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
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
亦歸於
厚也
【古義】愼終而不忽者用慮之周也慕遠而不遺者
好善之厚也上之所好如此則下民化之而無所
不厚也世之不知道者必速目前之近効而忽於
愼終習末俗之苟簡而遺於追遠如此者其所以
自修者既薄矣何以能化其民使
之歸厚邪然則其爲國亦可知也
【徵】愼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
祭之禮而愼終追遠是其意爲民之情歸厚故也
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
禮爲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
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愼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
一通孰窒理窟甚於朱子矣夫愼終追遠孔安國
旣以爲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氐後
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
失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貢或作贛

【古】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
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
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鄭玄曰言夫子行
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新】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
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溫和厚也

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葢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古義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今據此章及後篇問子貢章爲子貢弟子爲是抑語辭子禽見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政而怪其感應之速故問若此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致敬也儉無飾也讓謙遜也皆不自高之意其諸語辭也言温良恭儉讓皆與抗顔盛容以待人者相反夫子雖不有意取人之信然盛德之至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此夫子之所求也非若他人之求而後得也自爲高者人欽其道之高務爲矜飾者人疑其德之盛天下之通患也若温良恭儉讓五者皆和順易直謙巳自卑不足以起人之瞻仰夫子雖以此存心然盛德之至愈抑愈揚愈謙愈光不意取人而人自感之此謂不求之求也嘗告子張曰質直好義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我待賈者也子貢知此故曰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者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徵 温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心子諒卽慈良而妄剗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

易直子諒見禮記樂記 股肱良哉益稷 三良左傳及黃

烏序餘多雜見諸書

漢書叙傳

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温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已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益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古】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没乃觀其行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没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古義】曰志曰行皆以善而言道者指其良法而言父在則唯觀其志于善而已父没然後其行之善可觀也所志所行既善則可謂孝矣然父没三年之間乃改作之時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焉則爲能盡其孝也夫孝者以立身行道不失令名爲本以繼志述事不墜先業爲盡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父没之後自狥已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爲難能焉即此之謂也或曰若父之道善則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何也且爲人之父者難保其心皆善如何曰人之父固有良有不良其不良者益置而不論夫子特就其良者而言之凡中人以上各隨其人而不能無良法故爲之子者雖微善不可以不奉

行焉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改之也其以三年言者蓋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

徴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已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

盜之道見莊子胠篋篇　戎狄之道禮記檀弓　道二孟子離婁篇　是道也見子罕篇

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爲道者是其心自以爲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爲雖有所窒礙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年而後自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窣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

周官三德見地官師氏

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爲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家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爲道矣是則已論其它如後世揚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苟有不善改之爲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且孝之爲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人所爲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

純云斯字指禮由之之字亦指禮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古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新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

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
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
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
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
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
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
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古義 用以也禮記作禮之以和爲貴是也和者無
乖戾之謂蓋禮勝則離故行禮必以和爲貴有子
先借先王之道以明禮之不可一於和也言若先
王之道固雖爲美然世有升降時有隆汚悉由之
而不改焉則有所牴牾而不行矣此承上文而言
禮之不可一于和也言知專貴和而不節之以禮
則委靡頹敗亦不可行猶雖先王之道然小大由
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行也和者美德而禮之所
貴也故人皆知貴之而不知其所弊亦在於此蓋
道之所廢必生於所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

戴記語見儒行篇

所弊而早反之爲難故曰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
行也可謂明且盡矣論曰舊註曰禮之爲體雖嚴
然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
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倫理
綱常之間而各就其事實用工而未嘗澄心省慮
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亦皆就已
發用工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綱
常而專守一心而亦不能已於人事之應酬故說
眞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華嚴經
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中
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與凡仁義禮智皆有體有用
未發爲體已發爲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
爲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用輕體本
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
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
之旨微矣不可不察

註 禮之用和爲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
爲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爲是○祗識

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益言禮之以和爲貴者先王之道以禮爲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行故也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字爲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盍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

邢昺疏云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爲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爲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爲樂程子范氏據以爲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婦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爲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爲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爲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在

畏之義耳禮之爲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
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
體用之非古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
禮則國家和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古】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
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
近禮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
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
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
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
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

言必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
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古義】朱氏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孔氏曰宗猶敬
也言信恭雖善然不合于義禮則必有其弊既近
于義禮矣又因而與人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
之非止言可復遠恥辱而已也禮義者人之大閑
而百行之所取法也故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近於義然後其言可復也恭
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所以恭近於禮然後
能遠恥辱也苟能如此則固可謂善矣然硬守堅
執不近人情則亦未爲至也故因有此質而亦能
與人交不失其親則其學問之熟道德之成既有
所守而亦能有容所以亦可宗也
與前章禮之用和爲貴章意相同

【徵】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
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
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

約信曰誓見禮記曲禮

恊辱親恊宗易象之辭爲爾信不必訓約信[illegible]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復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爲有子論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論人者。故朱子以爲有子論人之言者誤矣。蓋言其爲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爲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

陳書王元規見列傳二十七儒林

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註因親也。按因婣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婣親於外親。延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又按陳書王元規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

筆解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右若上陳侍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

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已但因爲六行之一鄭註爲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爲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爲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人或知禮爲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爲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

尊矣詩書義之府已見韓曰見原道

石經已作已矣

其具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囂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古 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〇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新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〇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

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
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古義 不求安飽專心致志而汲汲於求道也敏於
事者急於行也愼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敢自是
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眞好學矣
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爲
大況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爲君子之
美稱今夫不求安飽而愼其言動則固可美也然
學最難講而道最易差苟師心自用不就有道之
人而正焉則是非取捨無所涇渭殆誤其一生者
多矣故必就有道而
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徵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是君子
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
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
敏焉一言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愼焉在上者

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所
也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
藝者也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
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
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爲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
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不曰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
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古 孔安國曰未足多」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孔安國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

新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詩衞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古義 諂侫悅也驕矜肆也子貢以此爲至故問質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無諂無驕則固知自守矣然處貧富而無過耳不若貧而樂而好禮者之飽德樂道而不自知其貧富之爲至也詩衞風淇澳篇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及聞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窮故引詩以贊之也」告往知來謂告之以既往之事則自能知將來之變也詩之妙變化無窮隨取隨有非告往知來者則不能盡詩之情夫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illegible]學[illegible]不以貧爲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爲樂而後能好禮適見其飽德樂道而不知貧富之爲貧富也蓋[illegible]

而樂顏子其人也富而好禮周公其人也但貧而
樂者卽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樂非
有優劣易地皆然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無定義
其義初無定準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
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爲之高卑者見之
而爲之卑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田夫賤隷吉凶
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
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旱麓之章子思以示道
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
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徵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爲政而使民如
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
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

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
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
言之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
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爲爾[illegible]
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因有飯蔬食飲水之
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孔門爲高第弟子
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爲脩身之至則豈足以
爲子貢乎大氐後世心學盛而忽孔子之道爲先
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

爾雅之詁見釋詁又曰見釋訓

弟子職曰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詩大雅棫樸篇

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詁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言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耳子貢引此

易繫辭

戴記祭義

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爲學問之事子貢以爲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項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嘆之豈不淺淺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

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不有也

皇本己知下有也字 下患下有己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古註無

新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古義 言學者當不患人之不知己之善而患己不知人之善也蓋非善有於己則亦不能知人之善故君子以爲患也」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甚乎不知人之爲患也若[illegible]叔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則不知堯舜之當祖述焉非孟子則不知孔子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徵 不患人之不己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爲己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以害然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廼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爲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illegible]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乎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

東城山人

西輕塾 近藤東平印

論語徴集覧巻之一 終